

菩提道次第广论卷六

敬礼胜尊具大悲者足。

如是随念当死及思死后堕恶趣之道理，能令其心厌舍现世，于后善趣发生希求。次由共同皈依及由定解黑白业果，励力断恶修善，则能获得善趣妙位。然非以此便生喜足，是令发起共下士之意乐及发共中士之意乐，厌舍生死一切事已，依此因缘而发大菩提心，引入上士。故于此中，须修中士之意乐。

这是下士道和中士道之间的连接文。

这样已经随念了一定会死，而且不一定什么时候就会死，这就能了解人生短暂，要为未来的前途着想。又想到：如果死后堕入恶趣，那个痛苦是极其深重、漫长的。因为以贪求现世法将会使我们丧失极大的利益，感召极大的衰损，会使自己沉陷到恶趣的深渊里，要认清现世法它是制造恶趣大苦的主因，要像畏惧瘟疫一样厌舍现世法。然后为了后世的前途大计，对善趣发生希求。

到此就完成了意乐的转换。我们从来都是以现世法为主，念念希求，对后世法只是停留在口头的虚谈上，现在已经转过来了，对现世法彻底失去了兴趣，对后世法一心希求，这样就获得了下士的意乐。

为了寻求后世义利，必须要遵循能成就它的法道，实修能获得后世善趣的正道，在这里要修共同的皈依和定解黑白业果这两个重点。在皈依佛法僧三宝以后，了知唯有依顺佛所开示的离苦得乐的正道来行，才可能真正实现。而离苦得乐的正道是由缘起力所支配的，在粗分的缘起上要了解一切乐由白业来、一切苦由黑业来。这样产生了定解以后他会发生行动，也就是会努力地断恶修善。以断恶故，脱离恶趣，以修善故，获得善趣，这就能实现下士所求的果利。

虽然已经达到了这一步，但这只是暂时的提升，并非是究竟的解脱，因此不能以此便生喜足。要知道下士和中士两

道都是为了升入上士而奠基，最终只有进入上士道才能圆满成佛，因此不能以暂时人天的利乐为究竟。

总的路线要知道，我们首先要发起共下士的意乐，再接着发起共中士的意乐，对于生死的一切事发生厌舍之心。在这个基础上，推己及人就会看到所有的众生都堕在苦海里，没有一点安乐，这个时候会发大悲心救度诸母有情，以此发心要取证无上的佛果。这样为利有情愿成佛，也就发起了大的菩提心，以它摄持会引入上士，之后一切所行都成为成佛的因，真正踏上了菩提大道。

所以为了能够有力地引发大乘的意乐，必须具备前面的基础。已经具备了共下士的基础以后，我们在修心上面已经有了小学的基础；之后必须修共中士的意乐，这样我们会有中学的基础；在这个基础上再拓广自己的心，会有大学的基础。要像这样逐级地升进，因此在完成道次第的小学课程后，进一步要修学的是中士的课程。

所谓虽得人天胜位，然仍未能出于行苦。若即于此执为乐性，实为颠倒。故于真实全无安乐，其后定当堕诸恶趣，边际恶故。

我们必须得审思：先前所获得的人天胜位它是否是究竟的安乐？在观察后我们发现，它没有超出行苦。也就是仍被业惑力所系，在生死的迁流里不得自在。同时一直携带着烦恼和苦种的缘故，它在遇缘时会无间地发起各种苦，因此它仍是具足苦因的状态，根本没有消除苦性，这叫做没有出离行苦。

这样已经窥见虽然生到了善趣但仍是苦的命运，暂时一度的享乐之后，仍然是陷入苦中。就好比在一辆轮回刑车上，暂时休息、放松时，甚至没有感到什么苦受，但是这辆刑车终将走入极苦之地。真正看清了整个轮回无论生于何处终究是要奔向苦以后，你不会把它执著为乐的自性。这时候就明白，原来我得到善趣乐，只是暂时的喘息。如果我执此为究竟而不求出离，在一度享乐以后必定又会落入苦海。

这个时候才恍然明白：我把去往刑场途中的短暂休息当成了真实的安乐，实在是颠倒！

因此，人天胜位的真实本性上根本没有安乐，过后决定会堕恶趣。也就是它的后果是恶的，就好像罪犯坐在刑车上最终是被拖往断头台、被砍头的结局，这个过程中遭遇的事情，不论是苦、是乐还是舍受等，都不能当真，它的结局必定是恶的，边际必定是恶的，所以全部都是苦性。

譬如有一无间定当堕于悬险，现于险崖暂为休息。

就好比有一个无间决定要从险岩堕落，现在在险崖边上暂时休息的状况一样。我们不应当把暂时的休息视为真的安乐，因为休息以后必然是粉身碎骨的结局，就像这样。

或者我们以更广阔的视野去审视天界的状况，会发现这些在很长时期里享受五欲乐或者安住禅定的天人们，他们的引业一旦穷尽，顿时就堕落到下趣，实实在在的是一个粉身碎骨的结果。这时一度的天界之乐恍如梦醒般消失无余，然后又进入另一场恶梦。这样看来，的确整个三界轮回全部都是苦的，即使轮转到高处也无间就会堕落。

《入行论》云：“数数来善趣，数受诸安乐，死后堕恶趣，常受极大苦。”

就像《入行论》里所说：我们数数来到善趣，也数数享受了欲界、色界等的各种安乐，然而就在这样的享乐以后，死后仍然是堕到恶趣，常受极大的苦。因此对这样一种轮转性，毕竟落入苦中的迁流的状况，看到它的确就是苦。

《弟子书》中亦云：“诸常转入生死轮，而于暂憩思为乐，彼定无主渐百返，漂流等非等诸趣。”

这里也给我们总的指示了生死的真相。那些恒常转入生死轮的人，他看不到整个轮转的情况，他把暂时的一个小范围里的情景、暂时的休息看成是乐的，如果他能看到之前或此后的情况，绝不会再这么想。这些人并不是解脱了生死苦流的自在者，他在享乐以后，仍然是没有自主地渐次、上百次地漂流到等非等的诸趣。

“等”是指人天这一类的安乐趣，“非等”就是与人天不对等的恶趣纯苦之地。

轮回里的众生的确就是在这个生死轮里不断的旋转。对于这一点，只有真正的智者能看到。因为他的视野非常宽阔，已经看透了生死的怪圈唯一是苦性，他不迷惑，而且以大智慧发展出了强烈的厌患之心，一心想脱离这样的轮转。他的这个心理跟下士又完全不同，下士还搞不清，以为从恶趣升到善趣是一条直线，其实这是一个巨大的、迅速旋转的圆环，从恶趣到善趣只是这上面的一小段。但是他看不到，以为这就是上升。看到了完整的圆环以后就发现，它最终是旋入苦中的。这样就是眼光的不同。你要记住这个巨大的圆圈的譬喻，如果只是很狭小的眼光看到非常小的一段，你会误以为它在上升，你会以为从现在这个坐标超出去有一个真实的安乐。但是如果有广阔的视野，能看到整个的圆圈旋转的情形，就发现到了上面的时候它又会滑下来，它的后边际是恶的。他能明白这是一个上下循环旋转系统，因此在他眼里那个上升不是乐，它是堕落的前奏。

就像这样，必须要了解苦谛，开展出洞察轮回的智慧之光，之后会有更大的心、更彻底的出离意乐，这样子意乐就已经换掉了，成为中士求解脱的意乐。心行也完全变掉了，做法也变掉了。同样的善行，他的心一心希求的是出离，根本不是为了想得人天善趣，并且能以此摄持兢兢业业的修持断苦之道。

怎么脱离这样的循环呢？那就必须断掉我执。“我执”是轮回的基，是以它的力量一直支撑着这个轮回。从我执里无论发生出任何的善恶业全部是在转生死轮。因此他洞察了集谛之后知道要在我执上面去断根，我执一断轮回就断了。这就是了解集谛之后知道在哪里修道，如是等等，这是所谓的中士的修行。但是它的出发点一定是首先能够洞察轮回的真相而发生厌患之心，之后才有动力趣入出世的解脱道，因此中士的修心是至关重要的一环。

故于善趣亦当厌恶，犹如恶趣。《四百论》云：“诸智畏善趣，等同奈洛迦，不畏三有者，此中遍皆无。”

由以上的道理，所以对善趣也应当厌恶，就像厌恶恶趣一样。《四百论》里说：智者畏惧善趣等同地狱，在智者洞察轮回的心境当中，不畏惧三有的是周遍皆无的，一个也找不到。也就是在明智的眼光之下，必然发生断定的心，这也是首先要发起观慧的原因所在。譬如一个人已经知道自己正被押往刑场，他怎么会对于这途中的一切发生兴趣呢？

这里的智者是指看透了轮回的缘起相或者轮回苦性的人。由于他知道善趣只不过是那落迦的前夕，就像一个法官已经断定这些所谓的享乐者最终都要被砍头一样，他畏惧善趣的享乐就像畏惧地狱的苦痛一样。轮回的刑场里，善趣的享乐就像临刑前的断头饭一样，之后就被砍头、扔进地狱。因此智者把那样的狂欢跟随后的堕落看成一件事。这样已经看到了真相，而不害怕这个轮回死刑场的人是绝对没有的。

《摄功德宝》中亦云：“诸具贪生死意恒流转。”

《摄功德宝》中也说：如果具有贪着生死的意乐，他会恒时流转。这里生死的范畴是极大的，它包括了色界、无色界、欲界的所有状况。因为这些全部是有漏有为法，都是以烦恼和业力支持的虚假果报，因此以烦恼业力而生，自然也会随着惑业力消亡而死，在这里面都是叫做生死界。众生都对此迷惑执着，有欲乐，贪求三界的果报，只要你有贪生死的意，那你就决定入到生死里，缘起决定的缘故。正如古德所说“爱不重不生娑婆”，有一爱就有一娑婆之因、一生死之因，这是同样的道理。

幽溪大师在他的净土法语里说到：你贪这个世间的功名利禄、琴棋书画、园林古玩、一草一木、一亲一友等等，只要你对这些有贪求的意，那必然以贪爱就直接成了生后有的因。

从十二缘起上做观察就非常明显，能够生轮回的最近

的因是爱、取、有三支。爱就是贪，一有了爱，它就开始滋润业行，它已经成了能生后有的因。或者从中阴投生来看，如果有贪，决定落三界的果。如果贪欲，就落欲界；贪色，就落色界；贪无色，落无色界。只有对这一切普遍厌离，才会成为出世解脱的因，或者净土的因。这样就可以看到，贪是最大的祸患。

引得众生入生死轮的有两大因素，一个是我执无明，一个是贪。他是源于认为有我，而面前又有真实的乐可得，因此为了“我”，一定要取到它而恋著不舍，这就叫贪。如果你发起了这种心，就已经出现轮回了，你必然就在这里陷入流转。

所以，要出生死只有两个要点，一是修苦谛发展出离心，对于轮回的一切发生厌患，二是修无我，确定没有我可得，这时才会止息轮回的因缘。这里面，第一个比较容易修，就是观察到轮回的苦性，去掉对它的贪，这样在取向上就已经不往生死里转了。以此之故，正反对比就清楚了，一定要对善趣生厌患，否则是无法止息倾向于轮回的心。

《弟子书》中亦云：“如如于诸趣中起乐想，如是如是痴暗极重厚；如如于诸趣中起苦想，如是如是痴暗极微薄。如如修习净相极增长，如是如是贪焰极炽然；如如修习不净极增长，如是如是贪焰极殄息。”

接着按照《弟子书》更细致地观察，我们会发现，在自己的心中是起乐想还是起苦想、净想还是不净想，在自己心上会出现两种缘起相。如果对生死诸趣起了乐想，这样会导致你的愚痴暗越来越深厚。你会看不清事实真相，在迷狂的心前一直感觉前方有乐，就像渴鹿追逐阳焰那样，心越来越迷乱。就像现在的人一再地宣扬这个世间多么美好，有多少的快乐、幸福，使人们耽著在这个乐想上，结果发生深度的迷乱。

接着要看到，如果你能反过来开始如理作想，这就表示这个精神病要被医治了。你不断地作意它“苦、苦、苦”，你的

心会越来越清醒，对轮回观感的痴暗会逐渐地薄弱。当它薄了，你跟世人的迷狂状态就完全不同了，在你眼里看到这个轮回是一大苦海，这里的众生都像疯子一样，一个个都在跳火坑、跳悬崖，无非是在饮苦食毒，这个时候人的痴暗会极其微薄。

同样的道理，如果你修持轮回法自性清净的想极度增长，你的贪欲之焰会越加炽燃。我们看一看，人们都在不断地串习清净相，城市整洁得犹如天堂一般，一个尘埃都看不到，苍蝇、老鼠等等都被斩尽杀绝了，到处看起来都是那么光滑、干净，似乎这个世界是充满了美好的相，这使得人们对此世间的留恋、追逐越来越深。人们对皮相的执著也是空前绝后，人人都在减肥、健身、整容、化妆。其实把这张皮剥开来就看到是不净物充满了的，然而却被虚假的包装伪饰得非常清净美好。再说整个三千大千世界也都是一堆由妄分别现出来的尘，没一点清净之处。我们就发现，这个世界处处都表现出它的污浊、臭秽、不净，然而我们人却因为净颠倒，处处在掩盖它不净的事实。

真是如此吗？天人到临终时就现见了这个不净的相，因为他的腋下出汗、身体黯淡无光、天衣沾染尘垢，这样就发现他是不净的体性。之前他们感觉天界的确是清净无比，比我们现在最整洁的街道还要整洁一万倍，然而这只不过是个假相。所以在圣者的眼里，这个轮回的行苦就像一根毛掉进眼睛里那样刺痛难忍。但在凡夫很粗大的心识前，这个行苦就好像一根毛放到了手掌里一样，没有任何感觉。同样，在圣人的眼里这个世界是污秽不净的，完全是妄想出来的东西，然而人们却以为这里有真实的清净，有什么清净呢？无非是颠倒妄想所现，举体皆是不净。

如果我们能这样修不净观，逐步地让它增长，达到极点的时候，我们的贪欲之焰也能极度止息，因为你找不到可贪之处。就像一个人极贪恋美女，他以非理作意把她夸张得无比地美好，似乎这个世界所有的鲜花在美人前都黯然失

色，他的心中只有这样的观感。但是用慧剑把这个可爱的女人解剖了以后，就像解剖一头猪一样，把她身上所有的支分全都放在案板上，再一个一个的看过去，没有一样会是自己贪恋、想要拥抱的。这实在是近在眼前一想就知道的事实，可是人心颠倒的实在太严重，错乱幻想太强。只有你不断地去观察它的不净，使得不净的观感越来越增长，之后贪欲的火焰就自然止息了。

此说从无始来，执著三有盛事为乐，增益串习诸净妙相。能治此者，若修苦性及不净相，彼等便息。若不修习，便增痴贪，转诸有轮。故修诸有过患为要。

总的《弟子书》这一段是说，我们从无始以来由于一直执著三有盛事是乐，不断地在串习各种净妙之相，这使得我们的贪欲无比地浓重。现在要转换这样的颠倒心必须得修苦性和不净相，也就是重新如理作观，这样的话，当你越来越清晰地看到了它的苦和不净的相以后，贪欲之焰自然会上止息。但是如果不行修习，那你随时都会缘着现世的境感觉它很美好，有真正的幸福、快乐，这就会增加你的愚痴和贪欲。以愚痴和贪欲增长的缘故，生死的因、生死的燃料非常充足，那么这个生死轮也就停不下来了。因此要断掉轮回动力的颠倒心，必须在缘起上破掉支持它的理由，也因此串修诸有的过患是关键。

**中士道次修心分四：一、正修意乐 二、彼生起之量
三、除遣于此邪执分别 四、抉择能趣解脱道性**

初中分二：一、明求解脱之心 二、发此之方便

中士道次第修心，首先要修中士的意乐，由此作为趣入共中士道的前提，而修意乐先要明确求解脱之心的相状，之后要了解如何发起此心的方便。

今初（明求解脱之心）

言解脱者，谓脱诸缚。

所谓解脱，就是要脱开各种系缚。为此就要了解什么

是能系缚，什么是系缚处，什么是系缚的体性。了解了系缚，就明确从这个系缚里解脱，就叫做解脱，而想求得这种解脱的果，就叫希求解脱的心。所以了解求解脱心的关键是明确系缚的体性。

此复业及烦恼，谓于生死是能系缚。即由此二增上力故，若依界判，欲界等三；以趣分别，谓天趣等或五或六；依生处门，谓胎等四。即于其中结蕴相续，是系缚之体性。故从此脱，即名解脱。欲求得此，即是希求解脱之心。

比如一根绳子把牛绑在木桩上，绳子是能系缚，牛是所系缚，木桩是系缚处，无法脱开，一直在这种状态中，就叫做系缚。同样的道理，业和烦恼像绳子，把众生绑在生死里，所以它是能系缚。也就是由于业和烦恼的力量，会落在以界而分判的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；以趣分别的天趣、人趣等五趣或六趣；依生处门分，就是由胎、卵、湿、化而生。也就是以业和烦恼的力量，在三界、六道、四生处中结蕴相续，这就是系缚的体性。

就是这个生死所摄的蕴在不断地相续，一直无法截断。就好比一个生死的影片在不断地演，一集一集地演，前面是演一个天人，这一段时间他是天的蕴，这一段相续结束后，他又转成人，又变成了人的蕴，再转成猪，变成猪的蕴。总而言之，轮回的蕴一直在相续不已，这叫结蕴相续。这一个生死的连续剧一直没有断的方法，这叫做系缚。哪一天这个生死连续剧不再上演了，再也不落在生死范畴里，这叫做解脱。也就是这个没完没了的生死苦剧已经不再上演，我们希求得到这样的一了百了、永截生死之流，或者说脱出结蕴相续的状况，有这种希愿，就叫做希求解脱之心。

又此解脱，非为惑业诸行生已息灭。以诸生法，于第二时定不安住，不待修习能治等缘，则不须励力，一切解

脱便成过失。故若未生对治，当于未来结生相续。由其发起对治力故，结生相续即便止息。

其次，要辨明所谓的解脱不是指惑业诸行生后息灭。倘若是指生后息灭的话，那凡是因缘所生的法都在第二刹那不安住，这就不必观待修习能对治等的因缘，如此就是没有必要励力，一切都自然解脱，这就成了过失。

这里的意思，所谓的解脱不是指惑业力所生法的生后息灭，这是什么原因呢？因为凡是由因缘力所生的法都是以因缘力所现出来的，它没有自性，无法独立自持，所以第二刹那当即息灭。就像凡是由放映机的光束投出来的影像，都是不住第二刹那的，因为它不是自己呆在那里，它是由光束投出来的，光束第二刹那没有的时候，影像当即就息灭。任何的有为法都是因缘的光束投出来的影像，它不可能住第二刹那，就像荧幕的影像，当它一现的时候就没有了，不可能它独立地存在到第二个刹那，这是很明显的事实。

从这里会悟到，凡是惑业力所现的法，它的法性就是生已息灭，不住第二刹那。如果把解脱定义为惑业诸行生已息灭的话，那就不必要修对治法。因为任何出现的法，比如说从惑业力现出来一个人的影像都不会住第二刹那，所有的有情都是由因缘力投出来的影像，第二刹那都不会安住，这样就成了不必励力，一切都成了解脱。但是众生还是系缚在生死苦流当中，没办法脱出，所以不能定义解脱为惑业的所作法生已息灭，而应当定义为从结蕴相续或者说生死之流中脱出，叫做解脱。不能定义说荧幕上的影像生已即灭为解脱，而应当定义整个上演的相续、过程已经从此截断叫做解脱。也就是那个荧幕上从此不再演生死剧了，一幕影像也没有了。但是你看到了它在一集一集地演，刹那刹那在相续的时候，全部都是生死的苦剧，这就叫系缚。每一刹那现的像它的法性就是生后就灭了，因为第二刹那它不会再有，第二刹那现的是新影像。

所以一定要知道，所谓的解脱，不是指当下因缘的光束

投出的轮回影像生后息灭，而是指再也不投影像，那一个轮回的连续剧已经终止了，你就看到那一张白布上再也不演什么了，这个就叫做脱出了结蕴相续。结蕴相续就好比，比如说演一集的片子，就好像是一段蕴比如做人，又演第二集又做猪，第三集做天等等，这样一个上演的过程不能切断，这个叫系缚。哪一天已经从中切断了，不再上演了，这叫解脱。

我们寻求的是轮回的电视剧永远不上演，就是彻底地中断了，轮回的电视剧的上演彻底地中断了，这个就叫做求解脱。从此之后你也不会再有生死戏了，不会在这里做这种生死角色，演各种生死苦剧了，我们要希求达到这一点。为此你必须要了解这个生死剧怎么演的，它纯粹是苦，从苦走向苦，一点意思也没有。

你想我不要再演了，然后你要去寻找它上演的原因在哪里。你就会发现后面有一股动力，它在不断地抛影像，这个动力你一直追逐的时候会发现它是业，是自己心这么造作抛出来的。业又发现它是心不安稳，处在烦恼的动荡态里、不寂静态里，所以它就会不断地这样起造作。为什么是不寂静态呢？又会发现它是由执著我的根源而现起的，最终你会发现一定要把这个我的虚假执著去掉，住在无我里，它就不再上演了。因为住在无我里，已经不再去拍摄轮回的任何的胶片，不会再出现任何的胶片，没有胶片它就不会上演了。

像这样要洞明生死的机制，要明了四种圣谛。如果已经发现它的机制，而且知道对治的方法，那就会从中解脱。如果没有生起对治，未来它还会一集一集地上演，因为那个胶片不断地在输入，以它的力量又不断地投射影像，所以这个轮回连续剧是没完没了的。所以它在未来还会结生相续，也就是演完了一集还有一集，但是如果已经发起了对治力，从后台上已经切断掉了它的上映机制以后，那么这个轮回剧就不再演了，这就是结生相续从此就止息掉了，这叫做得

解脱。

思维心中的法道

1、思维必须修持中士意乐的原因，人天胜位为什么不能作为究竟的希愿处？

2、众生入于生死轮的两大因素是什么，思维它们导致流转生死的原因。出生死的两个要点是什么？为什么它们是关键？

3、思维须观修三有过患的原因。

4、什么是解脱？什么是希求解脱的心？